

· 上海政法学院学术文库 ·



论马克思哲学的 劳动概念与历史唯物主义

王文臣 ·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论马克思哲学的 劳动概念与历史唯物主义

王文臣·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马克思哲学的劳动概念与历史唯物主义/王文臣
著.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
(上海政法学院学术文库)
ISBN 978-7-5520-0235-5

I. ①论… II. ①王… III. ①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点—
理论研究②历史唯物主义—研究 IV. ①A811.66
②B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41633 号

论马克思哲学的劳动概念与历史唯物主义

著 者:王文臣

责任编辑:张晓栋

封面设计:闵 敏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sassp@sass.org.cn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信老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开

印 张:12.25

插 页:2

字 数:210 千字

版 次: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0235-5/A·004 定价: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上海政法学院学术文库》

编 审 委 员 会

主 任：金国华

副主任：闫 立 倪正茂

秘书长：何平立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明华 王 蔚 刘 强 闫 立

关保英 汤啸天 杨 寅 吴益民

何平立 张森年 金国华 倪正茂

章友德

《上海政法学院学术文库》

总 序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学术文化传统，两千年前儒家经典《大学》即倡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其意即蕴含着彰扬学术、探索真理。而《中庸》论道：“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则阐释了学术研究的治学精神以及达到真实无妄境界的必由之路。因此，从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审视与洞察，社会发展、科学昌明、思想进步，从来离不开学术科研力量与成就的滋养与推动。

大学是国家与社会发展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而科学研究的水平则又体现了大学的办学水平和综合实力，是一所现代大学重要的标志。因此，一个大学的学术气氛，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引导着学校的科研状态，而且渗透和浸润着这个大学追求真理的精神信念。这正如英国教育思想家纽曼所言，大学是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与发展、实验与思索的高级力量，它态度自由中立，传授普遍知识，描绘理智疆域，但绝不屈服于任何一方。

大学的使命应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是学术和人才。因此，大学应成为理论创新、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应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意义。上海政法学院是一所正在迅速兴起的大学，学院注重内涵建设和综合协调发展，现已有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语言学等学科专业。学院以“刻苦、求实、开拓、创新”为校训。这既是学校办学理念集中的体现，也是学术精神的象征。这一校训，不仅大力倡导复合型人才培养，注重充分发挥个性特色与

自我价值实现,提供自由选择学习机会,努力使学子们于学业感悟中启迪思想、升华精神、与时俱进,而且积极提倡拓展学术创新空间,注重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研究,致力对富有挑战性的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思考与批评,探求科学与人文的交融与整合。《上海政法学院学术文库》正是在这一精神理念引领下出版问世的。

《上海政法学院学术文库》的出版,不仅是《上海政法学院教育事业“十一五”发展规划》的起跑点,而且是上海政法学院教师展示学术风采、呈现富有创造性思想成果的科学平台。古代大家云:“一代文章万代稀,山川赖尔亦增辉”;“惟有文章烂日星,气凌山岳常峥嵘”。我相信《学术文库》的出版,不仅反映了上海政法学院的学术风格和特色,而且将体现上海政法学院教师的学术思想的精粹、气魄和境界。

法国著名史学家、巴黎高等社会科学学院院长雅克·勒戈夫曾言,大学成员和知识分子应该在理性背后有对正义的激情,在科学背后有对真理的渴求,在批判背后有对更美好事物的憧憬。我相信《学术文库》将凝聚上政人的思想智慧,人们将从这里看到上政人奋发向上的激情和攀登思想高峰的胆识与艰辛,上政人的学术事业将从这里升华!

祝愿《上海政法学院学术文库》精神,薪火传承,代代相继!

金国华

(作者系上海政法学院院长)

序 言

马克思的学说,首先是并且特别是对现代性的批判。现代性,作为现代世界的本质—根据,大体包括两个基本支柱,即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如果说,资本的根本原理是增值,是不断产生超出自身价值以上的价值,那么,现代形而上学的最终原理就是主体性,就是思维从自身出发,经过它的异在又返回自身。这两方面的同一性(或共谋关系)在黑格尔的哲学中被识别出来并获得决定性的阐述,而马克思的学说则对这种同一性施予意义深远的批判——一种具有原则高度的批判。在这个意义上,就像马克思的学说乃是现代性批判一样,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取决于它对现代性的批判,取决于这一批判的深入程度和原则高度。就此而言,只要当今的世界仍然以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为本质根据,只要马克思对这种本质根据的批判性分析依然占据着未被超越的原则高度,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就将表现为:使这个世界的自我认识与自我理解成为批判的和能思的。

如果说,现代世界的本质根据既是资本又是现代形而上学,那么这两者的同一将在何处被揭示出来?正是在这里,显示出劳动主题的重大意义。在亚当·斯密看来(亦即在“启蒙的国民经济学”看来),资本无非是积累起来的劳动。就此而言,资本的本质性被归结为劳动;而劳动的原理,同时就意味着现代形而上学的主体性。所以马克思声言,启蒙的国民经济学在“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本质”的论点中,把握住了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如果说,这种主体本质的形而上学意义对于国民经济学家来说还是晦暗不明的,那么,黑格尔哲学的重大意义正在于将劳动的形而上学本质充分地道说出来了。

洛维特曾说过,黑格尔有三次以劳动为主题,即(1)在耶拿讲演中;(2)在《精神现象学》中;(3)在《法哲学原理》中。如果就一般的、在经济学范围内较容易理解的劳动概念而言,耶拿讲演和《法哲学原理》的相关部分似乎是更加切近的。在后来的研究和讨论中,特别是在卢卡奇的《青年黑格尔》之后,人们也更加关注和重视这些部分。然而,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是:无疑非常熟悉《法哲学原理》的马克思,在1844年却似乎舍近求远地从《精神现象学》来追究黑格尔的劳动概念,并强调说“必须从黑格尔的《现象学》即从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开始”。之所以如

此,是因为在这里真正重要的不是黑格尔在多大程度上掌握了经济学含义上的劳动概念,或者从经济学家那里学到了多少经济学原理,具备了多少经济学知识,而恰恰在于劳动主题、特别是劳动的形而上学本质在黑格尔哲学中得到了怎样的阐述与发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当马克思首次对国民经济学开展出具有重要意义的批判时,他正是从这一根本之点上把握问题的。因此,在马克思那里,黑格尔哲学的劳动原理与其说体现在《法哲学》的“需要的体系”中,毋宁说体现在《精神现象学》的整体中,体现在思辨辩证法的整个展开过程中。正是在这里,马克思把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和对现代形而上学(其完成形式在黑格尔哲学中得到集中体现)的批判深刻地综合起来了。大约一百年之后,海德格尔再度正确地概括了黑格尔哲学的劳动主题。他写道:“劳动的新时代的形而上学的本质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已预先被思为无条件的制造之自己安排自己的过程,这就是通过主观性来体会的人把现实的东西对象化的过程。”

因此,在黑格尔哲学中,劳动的原理大体包括两个基本方面。其一是与经济学范围内的意义相一致的方面,即劳动是人与其世界之间的一个“中间环节”——需要与满足之间的调和是借助劳动发生的,而劳动是以工具和机器的手段为中介的。其二是与其主体性形而上学相表里的方面,事实上也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洛维特就此说道:“由于黑格尔是在完全普遍的精神概念下面把握自我存在和异己存在之间的这种运动的,所以劳动对他来说既不是特殊意义上的体力劳动也不是特殊意义上的脑力劳动,而是在绝对本体论的意义上充满精神的。”马克思的学说,就其作为现代性批判而言,既是对资本的批判,又是对现代形而上学的批判;而这种双重批判,正是在劳动的主题上决定性地并且意味深长地汇合起来了。唯有这样的批判,方始能够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真正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一度”中去,亦即真正深入到当今的社会现实中去。海德格尔在其晚期讨论班上说:现今的“哲学”,只知道跟在知性科学后面亦步亦趋,而完全不理解当今社会的两重现实,即经济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架构;而马克思主义懂得这双重现实。

由此便呈现出劳动主题在哲学上的重大意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通过对劳动主题的深入研究,马克思方始开展出对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的意义深远的批判,并且直到今天依然成为这个世界之自我理解的思想武器。大体来说,王文臣的这部著作便是围绕着黑格尔和马克思在劳动主题上的思想展开的。王文臣是我2008年的博士生,本书也是在他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根据评审专家的意见反复修改

而成。看到本书与前此的博士论文相比在广度和深度上又有了一定的进展,我是感到非常高兴的。但是毋庸讳言,劳动主题上的研究——我说的是经济学—哲学研究——在理论上和思想史上是相当复杂、相当深刻的,要有实质上的进展和深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本书的观点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的探究,才能产生重要的成果。我期望本著作的出版,是他对这一研究工作的阶段性小结,更能成为其学术探索道路上的新起点。勉乎哉,勉乎哉!

是为序。

吴晓明

2013年3月22日于复旦大学

前 言

劳动概念是一个关涉人类生存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根本问题,因此它可被置于经济学、人类学、生物学、哲学等诸领域去加以阐释。但就本书来说,我们愿在马克思哲学视域内来探讨这一概念,因为劳动概念是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阐述人类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基础。换言之,劳动概念是马克思哲学实现由自然主义转向社会历史领域并真正切中社会现实的基点,而且这一概念的基础地位在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进而近代一般形而上学基本建制的批判中可清楚地看到。

在当前所谓消费社会^①的现实中,谈及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及以之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似乎与时代相悖,而这种相悖却呈现出三层意蕴:(1) 马克思哲学迄今为止仍在遭受理论家们的批判和否定,如从第二国际理论家、卢卡奇,到德波、鲍德里亚,马克思依然是“活着的马克思”;(2) 马克思哲学仍具有当代意义并仍将继续切中社会现实、对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指导作用,但其当代意义有赖于我们在批判与反驳中加以澄明;(3) 唯有在批判性的对话中,方显捍卫马克思哲学作为当代哲学的意义,从而坚定历史唯物主义依然是谋划人类未来的唯一历史科学的信念。

在社会财富得以极大提高前提下,那个财富增长赖以解释的理论基础——同样是马克思哲学由以建立的基础——劳动理论却引起了空前的争论。全部争论指向的核心就是:马克思哲学是否已经过时、不能再用以解释人类社会的现实问题以及未来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方向?换言之,在生产力比马克思时代取得更大发展的当代社会,如何看待马克思哲学及其当代性,特别是如何看待马克思哲学在当代的地位和作用,这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也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如果马克思哲学及其最终成果——历史唯物主义仍能够完成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诸种问题的解释和批判,那么马克思哲学及其劳动概念仍具有当代意义并将长期对人类社会发展起着无可替代的指导作用;反之,则说明马克思哲学也像其他学说一样,流逝于历史的长河之中而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并最终失去光芒,人类必须为自身

^① 鲍德里亚以消费社会理论来全面否定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他断言在科技和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今天,人类已进入消费时代和消费社会,在这里姑且引用。

的发展重新寻找指导思想和方法。总之,这涉及马克思哲学的生死存亡问题,涉及历史唯物主义本质上是否科学的问题,因此必须从根基之处加以澄清。

如前所述,恰是正在发生的当代争论证明了马克思哲学当代性问题仍具有探讨之必要。参与这场当代争论的,有被誉为“当代的黑格尔”之哈贝马斯,刚刚去世的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鲍德里亚(1929—2007)也致力于对马克思的劳动概念进行全面批判。自1844年马克思发动哲学革命、1845年初提出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继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中,全面提出自己关于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体系以来,马克思从原则高度上完成了对以资本原则为根本的当代社会的现代性批判,形成了对人类历史最一般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对此柯林伍德高度评价马克思说“也许历史是马克思极感兴趣的唯一事物”^①。这种批判所证明的马克思哲学的生命力及当代意义也应验了恩格斯在马克思葬礼上所说的那样,“他的名字和他的工作将数百年地继续存在下去”。当代英语世界最权威的马克思生平、思想研究文献作者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也指出:“不仅仅是在马克思主义国家,马克思的思想产生了影响。在世界其他地方,他已经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不论我们是否赞同马克思,他都已经塑造了我们对于社会的观念,他建立起了一个来源于哲学、历史、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体系。虽然专业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常常不接受他的理论,但是他们却不能忽略它们。由于我们关于历史和社会的很多观点是和马克思的幽灵进行对话的结果,这些理论已经成为20世纪以及未来精神框架的一部分。”^②

在上述所说的那个视域内,所谓当代争论也就不是指经济学、人类学、生物学与哲学之争,而仅只关乎哲学领域之内,马克思哲学与现代性之争。此种当代争论虽然也存在对于概念本身理解之争,但更为根本的是劳动概念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之基础是否科学的问题。换言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消费行为盛行之前提下,再次谈及生产—劳动问题是否是一种历史倒退?就此来言,这种观点与其说是否定历史唯物主义,倒不如说是在否定马克思哲学。鲍德里亚在《生产之镜》第一章中把批判对象直指马克思哲学的劳动概念,其根本目的就在于通过对劳动概念的质疑与批判,证明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是一种未完成的现代性批判,因此其关于人类历史的一般结论也需要在根本上加以修正。本部分内容可结合当前学术热点,以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为例,通过在鲍德里亚和马克思之间形成的思

① [英] 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86页。

② [英] 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82~483页。

想对话,力图达到以下目的:(1)国内学界对劳动概念研究的简要概述;(2)劳动——历史唯物主义之人类社会的历史性阐释不应被否定;(3)马克思哲学劳动概念的当代意义。

众所周知,马克思哲学从人类生存的根本点——劳动出发,不仅揭示出资本剥削的秘密,而且阐明了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一般规律和方向,把对人类社会之研究真正转向历史领域,并勾画出人类未来社会之图景,这便是马克思哲学的最终成果——历史唯物主义。但在反思资本文明、批判当代社会、为人类谋划未来的过程中,马克思哲学由以出发的基础——劳动概念却引起了空前争论。自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以来,没有哪一种理论得到过如此众多且长期的关注、探讨、质疑或全面的批判与否定,这种关注或批判时至今日也未曾停止过。也正是因为认识到劳动概念在马克思哲学创建中的主要地位,国内学界对劳动概念之研究也不谓不重视,并且取得了丰硕成果。无论是对这一概念的基础性阐释,还是基于这一概念展开的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哲学之间的思想对话,都可谓广泛而深刻。整体说来,研究成果大多是把劳动概念归于具有双重性之结论来把握,即经济意义和哲学意义,包括“全面生产”、“两种生产”、“四种生产”,以及历史唯物主义之广义和狭义的区别等。俞吾金在《作为全面生产理论的马克思哲学》一文中指出,劳动概念并不像传统教科书中所理解的那样,仅将其看作是一个经济学概念,而应该将劳动概念提升到整个人类活动乃至整个社会之延伸的高度来理解劳动概念。当然,在这一概念基础上马克思哲学的最终结论——历史唯物主义应当是一种哲学而不是一种实证科学,它已然脱离实证科学的领域,从原则高度上来把握人类历史及其规律。而面对当下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质疑与批判时,俞吾金也在最近的文章中再次强调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意义,通过重申异化劳动之重要性,提出防止出现将马克思哲学实证化之错误倾向。^①有学者在把马克思的劳动概念理解为“两种生产”的基础上,提出应当把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放在整个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中 come 全面把握,因为“两种生产”共同构成人之根本存在方式。至于将劳动概念分为“双重线索”或“三个层次”大体与此相当。还有学者指出物质生产应当被理解为四种生产的统一,^②因为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体,物质生产与人自身生产、精神生产以及社会关系再生产密

^① 参见俞吾金:《作为全面生产理论的马克思哲学》,《哲学研究》,2003年第8期;《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而不是实证科学》,《学术月刊》,2009年第10期;《再论异化理论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哲学研究》,2009年第12期。

^② 参见隼鸿飞:《马克思的两种生产理论及其当代意义》,《哲学研究》,2004年第8期;唐正东:《马克思“物质生产概念”的哲学内涵论析》,《学术研究》,2005年第5期;孙承叔:《一种生产,还是四种生产?——读〈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东南学术》,2003年第5期。

不可分。

“活动”概念本质地沿用自旧哲学的术语,特别地与德国古典哲学联系在一起。例如康德的“纯粹活动”、费希特的“活动本身”、谢林的“无限活动”以及黑格尔的“自我活动”等概念。因此有学者在研究劳动概念时注重将其与德国古典哲学联系在一起,注重这一概念产生的理论继承性,从理论渊源上加以考察,在批判旧哲学的基础上把握马克思哲学劳动概念,给人以理论厚度之感。^①对于西方学者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劳动概念,有学者总结指出:“当代西方哲学理论对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有三种理解方式:第一种以鲍德里亚为代表的后现代思潮……否定生产理论在分析当代社会中的作用;第二种以哈贝马斯与吉登斯为代表……认为生产理论只能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部分层面;第三种以杰姆逊等人为代表……认为生产理论仍是我们理解资本主义及其文化的逻辑起点。”^②并且在深入分析西方理论家之观点基础上来强调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中去的重要性。这种基于马克思哲学经典文本解读的范式,对于从理论渊源上把握劳动概念具有基础性指导意义,其解读和批判的最新成果集中于《反鲍德里亚》一书中。在这部著作中,著者基于自身提出的“历史构镜论”的研究方式,不仅对劳动概念做出两种区分,也区分了历史唯物主义之广义与狭义的概念,并主张用四个范畴重新构镜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③。无疑,这对于劳动概念的当代意义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思考与方法支持。总之,随着全球化背景下消费理论盛行之境况的出现,劳动概念及其理论似乎变得与当下时代相悖而有大可抛弃之趋势。这不仅是一个理论立场问题,而且是一个切中社会现实、关涉人类命运的重大现实问题。我们有幸看到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表明他们已看到这种暗流及其危害,尽管他们的具体观点和表述有所不同,但最终落脚点却是一致的:都坚定不移地强调劳动概念对于马克思哲学、人类历史、未来社会的重要性是不可否定的,而对于劳动概念本身之理解也大体依循双重性来展开论述。

马克思在阐述劳动概念时留下了诸种表述,因此也给后来研究者提供了广大发挥的空间。但是马克思的阐说无论就其内容区分物质与精神生产,还是就整体强调物质生活资料生产、人的自身生产、社会关系生产等,其内容从根本上来说并不冲突与自相矛盾。相反,恰恰这种论述构成了马克思对劳动概念的全面理解。但本书作者认为,与其说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是一个经济学概念,而后“提升”至哲学

① 孙正聿:《辩证法:黑格尔、马克思与后形而上学》,《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② 仰海峰:《生产理论与马克思哲学范式的新探索》,《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③ 张一兵:《反鲍德里亚》,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6~19页。

层面去实现和把握,倒不如说马克思劳动概念本身就是一个哲学概念,因为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与哲学批判是在同一原则高度上完成的。“在私有制的前提下,即使存在着真正的非物质生产领域,马克思也绝不会把私有者的奢侈享受或思想家的创作堪称是真正自由的活动;……恰恰相反,在上述的前提下,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无论是物质生产领域还是非物质生产领域,其原则都停留于自然必然性的此案。”^①即我们更应该看到马克思谈论劳动概念的那个前提——私有制——劳动与资本的对立,无论谈及劳动哪方面之内容,只要未脱开资本原则——资本占统治地位下的劳动,仍然在马克思所完成的那个批判视域之内,对这种批判所做出的批判都会复归于近代形而上学基本建制之中。而且我们也不消说,对劳动概念之理解,无论是就经济意义还是哲学意义的双重区分,还是就经济分析的哲学提升而言,最终都归于哲学问题。

若要论及劳动概念进而研究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势必要谈到马克思哲学的当代境域。马克思哲学劳动理论在当代受到空前的批判与质疑,突出表现在鲍德里亚那里,这位《德意志意识形态》法译本的参与者,对于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劳动概念不可谓不熟悉。但就是这位深谙马克思劳动理论的思想家却为何走向了全面批判马克思哲学之道路,走向马克思哲学最遥远之对立面?下面的论述将以鲍德里亚与马克思思想之间的对话为基础,就将马克思哲学特别是劳动概念的当代性做一番理论探讨尝试。

在当前社会被视为“消费社会”或“消费主义”盛行的那个视域内,鲍德里亚通过其对当前社会这一本质特征的批判而进入我们的视野。诚然,我们必须承认鲍德里亚对当前社会新趋势之判断——消费盛行及其符号化趋势是生产力发展历史进程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说是切中当前社会现实的:科技革命带来的生产力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多元文化构成并反映着经济现实以及整个社会生活的核心。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鲍德里亚抓住了时代的本质特征,并提出了对当前社会异化的主题的批判。换言之,他看到并抓住了当今社会的诟病——自我否定与异化的主题,并做出了深刻的回应。这种理论回应与无批判的实证主义相比,无疑是一种新的贡献,因为他把对资本文明的批判——如果说这种对资本文明的批判可以追溯到基尔凯郭尔和马克思、尼采的话——这一主题延续至当今消费主义背景下,并以此来探讨当下异化世界下的人类生存之境域。这种理论切中当前社会现实——对当前社会发展做出了时代的诊断。但是,我们最终看到的是鲍德里亚将人类带

^① 吴晓明:《思入时代的深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9页。

回到原始社会的结局,这一结局难道是历史之未来或历史主题发展之终局?鲍德里亚对当代社会做出批判性诊断后给出的方向能否科学地道说出了人类历史之真相?这里,我们无法逐一将鲍德里亚的著作全面展开,而仅将讨论重点放在与马克思思想形成对比的那个哲学视域内,在思想的对话中向历史发展主题那个方向敞开。

早在鲍德里亚构建符号消费理论之前,德波已通过景观理论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针对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的堆积’”的观点,德波反倒认为“在现在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里,生活本身展现为庞大的景观堆积”,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资本是“资本就是积蓄的劳动”,而德波却说“资本就是积蓄的景观”^①。可见,无论是德波的景观还是鲍德里亚的符号,都本质相同地表达着对当今时代的总结及对马克思劳动理论的直接批判:(1)人们的消费行为进而社会的生产行为无不由表象化的景观或符号控制,没有符号就没有生产;(2)进而言之,符号消费理论代替生产劳动理论,已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人际关系以及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起决定作用;(3)最终,消费社会理论便成为解释资本主义现实的唯一正确理论,人与人类社会的现实活动及其规律之阐述唯赖于这抽象之景观或符号。

鲍德里亚对时代之诊断及其理论表达与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之区别在上述论中我们可清楚地看到。就像德波在批判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时也将自己的景观分离理论分为四点一样,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的批判也是从模仿和戏谑《共产党宣言》开始的。这种刻意的戏谑彰显出他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不屑一顾:“一个幽灵,一个生产的幽灵在革命的想象中徘徊。它到处支持着没有约束的生产浪漫主义”,“生产主义的话语支配着一切”,“以生产和生产的革命性公式的名义,对表现秩序进行激进批判已毫无意义”^②。由此鲍德里亚对马克思劳动理论展开了全面的批判。我们在这里试图对比鲍德里亚和马克思理论观点的不同:两种思想体系的不同不仅表现在结论中,更表现在达到这一结论的过程和方法中。为了简明之需要,我们只列出以下两点以示两者的根本区别,并试图在此基础上阐述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

第一,抛却具体概念的不同,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理论最本质地说明一点:消费

^①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7页;[法]德波:《景观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46页;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92~93页。

^② [法]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决定生产。而马克思哲学坚持在生产关系诸环节中生产决定消费。前者结论依赖于消费品被符号化以后得来;后者基于对“人类历史的第一前提”的论述得出。在马克思看来,如想解决人的根本生存问题或需要问题就必须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即便是原始社会最初的那种对自然物的占有也同样是一种劳动。这种阐释是从人的存在或生存意义上出发的,这里物对人来说是满足需要的生活本身,人注重的是物之有用性——使用价值,而后它又决定着交换价值,最终在价值基础上实现了交换,同时形成了人们之间的诸种关系,因而马克思才说人的本质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但在鲍德里亚看来,现代社会人们的消费已不再注重其使用价值,诚如贵族胸前的那枚徽章,它或许是家族荣耀的标志,或许是社会地位和身份的象征,也或许是某种特权的代号。但不管怎样,那只是一枚代表名望、地位和等级的符号。鲍德里亚看重的是符号所代表的差异而不是其原本意义上满足人之生存的使用价值。符号在这里获得的意义是区分作用和差异性,继而当人们被安排在符号编码系统中时,由于符号带来的差异使人在社会秩序中处于一个相对属于自己的位置。简言之,符号具有的不仅是意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控制作用,还具有区别人群的社会意义。

如果说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注重商品自身所带来的文化意义,而马克思哲学的劳动理论更注重商品的经济政治意义,这一界定尚不能完全区分两者的话,那么就要看何者在人的生存根基之处更能给出科学合理的解释,这是一个关乎人的生存之存在论上的根本问题。我们不禁要问:人的根本存在方式难道真的不再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而要靠抽象化的符号来满足?决非如此。应该看到,即便是被景观化、符号化的物品也是通过人的劳动得来的,并且这种被劳动创造出来的物也便意味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一定意义上财富的增加。难道社会的运动和发展的基础不再是生产力因素?若不是,会是以符号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吗?按照鲍德里亚的说法,消费具有区别和代表差异性的作用,那么我们要问:高消费就代表身份和地位也居于社会上层吗?当前以“信用赊买”方式实现的高消费显然不能将如此的消费者划归上层社会,更不能在符号编码系统中给出与上层社会相对应的位置。我们倒宁愿相信如下观点:“人类社会永远不可能出现仅靠吃穿用符码过日子的时候,符码支配人的心灵是现实,可社会不会由此变成精神幻想,这更是现实的基础。”^①我们仍然坚信,是生产决定消费而不是由消费来操纵当前的生产,马克思哲学以之为基础的那个劳动概念在当前仍是人类社会存在的根基。历史唯物主

^① 张一兵:《反鲍德里亚》,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65页。

义的根基未曾被动摇过。

第二,从总体上来说,马克思的劳动理论将把人类引向共产主义,而鲍德里亚的消费理论则要求人类回到原始社会的生存状态。在鲍德里亚看来,马克思的劳动理论就是古希腊式的生产逻各斯主义、黑格尔式的生产本位主义、马尔库塞式的“生产之爱欲”,虽然看到了资本剥削的秘密,但人通过劳动生产出价值不过是一种意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幻想。依照鲍德里亚的观点,社会发展依靠的是由符号化的人组成的符号编码系统,此系统内存在的交换和互动是其动力。这种抽象的符号决定论不是黑格尔思辨理论在当代的再现吗?上述对马克思的批判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了海德格尔在批判马克思劳动观点时同样的错误。“海德格尔赋予马克思哲学以完全近代性之形象。例如,在海德格尔看来,马克思的思想仍然隶属于‘进步强制’,以及由之而来的‘生产强制’和‘需求的强制’;从而它实际上顺应着‘存在之天命的最后状态’,……照此看来,这确实是一种形而上学,并且确实已然导向彻头彻尾的无批判的实证主义。”^①在反思资本文明、批判现代性的道路上,鲍德里亚要求人们回到原始社会中去。在那个茹毛饮血的时代,何谈人类的解放和自由呢?我们在近代形而上学的汪洋大海中发现的不是马克思的身影,而是鲍德里亚本人——那个试图完成批判的批判者,而恰恰是那个被批判者——马克思——却在相同的任务上完成了对现代性的批判,他对资本文明的反思和批判至今仍是我們前进的指导思想。“今天的物质生产真的终结了吗?肯定不是。我认为,这仅仅是鲍德里亚特有的新型历史唯物主义幻想。……而至于像大众媒体一类的符码生产行业,……恰恰在制造消费欲望与物质生产的内在联系中,它们很深地与工业资本(物质生产)构成骗人的同谋。”^②

马克思论述劳动概念并以其为基础阐述其哲学体系,这是完成近代一般哲学批判的必经之路。马克思发现国家与法的根本性质要通过“市民社会”的解剖来实现,而对“市民社会”的先行解剖——即黑格尔对市民社会及其经济制度之批判,在马克思看来只是囿于思辨哲学内部的自我意识之运动(因为黑格尔只把具体劳动过程看作是抽象活动的外在表现,或精神活动的一个样式,不过是构成绝对精神运动的一个环节而已),要否定这种阐释则必须完成对黑格尔批判之批判。而这一经济视域的打开,不仅在同一高度上完成了对近代一般哲学的批判,而且通过众所周知的那场哲学革命,向我们呈现出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境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

① 吴晓明:《思入时代的深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1页。

② 张一兵:《反鲍德里亚》,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64页。